



有书来仪

谢其章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华文出版社

谢其章 祖籍宁波，上海出生，襁褓之龄随父母迁居北京。于北京成长，幼小初结业，不及弱冠即赴农村插队落户，知青身份凡八年。二十年前转行自由作家。出版有《搜书记》《北京往日抄》《封面秀》《玲珑文抄》《风雨谈》《佳本爱好者》《蠹鱼集》《漫画漫话》《出书记》《书蠹艳异录》《都门读书忆往》《我的老虎尾巴书房》《文饭小品》《春明谈往》等三十余部文化随笔。编撰有《电影杂志》《朴园日记》《北河沿日记》《东西两场访书记》等。对于民国电影和民国漫画有较深入之研究，对于民国画报和民国文艺杂志有较丰富之度藏。

有书来仪

谢其章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书来仪 / 谢其章著. -- 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22.8 (2022.8重印)

ISBN 978-7-5075-5649-0

I. ①有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藏书-文集 IV. ①G25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2)第110773号

有书来仪

著 者: 谢其章

责任编辑: 胡慧华 寇 宁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csb.cn>

电 话: 总编室 010-58336239 责任编辑 010-58336197
发行部 010-58336267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制 版: 北京禾风雅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11.25

字 数: 175千字

版 次: 2022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22年8月第2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075-5649-0

定 价: 69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序

有书来仪

这次的书名“有书来仪”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从成语“有凤来仪”那儿化来的，化得并不高明却只好如此。书与凤，天上人间，带来美好吉祥的祝福。于我而言，如果没有这些好书佳册相伴相助，别说写成一本书了，也许连一个字也写不出。

四十年来搜购旧书零刊堆满斗室，几无立锥之地，日常生活毫无品质可言，我却乐在其中。往高攀一下颜回，孔子云：“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不改其乐。”一头一尾孔子夸奖颜回的“贤哉回也”，没好意思往里抄，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。两位来过寒舍的朋友韦力和止庵，止庵说：“老谢你该换大点儿的房子了。”韦力不是说而是写出来的：“已经有三年以上没来过谢其

章的府上，这次跟他约着要拍他的书房，他告诉我，前几天止庵来其家时，说他的书房小且乱，于是谢兄痛下决心把书窝整理了一遍。我今天来看时，果真跟以往大有改观。他说，‘止庵嫌我的小厅太窄了，书桌摆得太紧密，但我觉得挺好，你看这两个桌子之间我可以撑双杠呢’。说着，他当场给我示范性地撑了两下，我感觉那桌子纹丝不动，确实够结实。我本想跟谢兄讲‘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’，转念一想讲这个大道理太无聊，于是没有张口。”（《上书房行走》）没有来过寒舍的李君维先生（1922—2015）却能一“言”封喉，称我手工作坊式边藏边写乃“惨淡经营”。

几天前广西卫视《遇见好书》栏目组来寒舍拍片（这次“遇见”的是拙著《文饭小品》），事先我给编导传过几张寒舍近照，称地方窄小实在拍不了片子，谁知编号称要的就是这种特色的书窝。当天早晨我把有碍观瞻的零零碎碎收拾了一下，三位人高马大的编导如约而来。可怜其中一位进了门之后就转不开身了，一直站在过道两小时。采访在饭桌旁进行，编导的问题之一，您为什么把《粉郑逸梅，粉〈永安〉》放在全书的第一篇？幸好我近年来对于篇目次序安排比以前懂了些，哇啦哇啦讲了一堆编目的规

则和道理。我顺手把《有书来仪》篇目给编导看，讲为什么把《鲁迅的幽默》排在第一篇。我的前一本书《书窗风景》将《鲁迅的冷暖春节》放在第一篇的位置。个中原因有二：一、正好篇目里有鲁迅那就应该请鲁迅打头；二、这次《鲁迅的幽默》打头，另有隐情（此处不展开），只想问一句我们现在还需要鲁迅吧。

编目应该做大致的归类，于我而言，人物在前，随笔在后。本书人物部分十几位，有大家熟悉的鲁迅、张爱玲、叶灵凤、黄裳、沈昌文；有大家不甚熟悉的包天笑、简又文、唐大郎；还有大家也许是头一回听闻的丁力、李景慈、梁又铭；更有笔名“莲只”的汪应文（1908—1991）是在小文发表后网友考出原名告诉我的。关于李景慈这篇小文相当于《李景慈日记（1949年12月—1965年12月）》读后感（书评）。对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于北平成名的作家李景慈，尽管我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那段经历，只挑生活琐事柴米油盐来写，可是“写得不好，专写困难时期”的批评还是传到我耳朵了。我只好自嘲，日记里有不困难的时候吗？我饿了，不能装成刚吃完三大碗炸酱面打饱嗝吧。幸亏这种批评说了不算，听说李景慈女儿读了小文“泪流

满面”，小文真算没白写。“李景慈的日记更近乎流水账，口头语加大白话，字缝里人世间的况味。”越看我越觉得我写得不错，超水平发挥，完完全全的真情实感。我写的东西，当然可以批评指谬，但是这篇例外。

爬格子三十年，阅历渐多，本应气定神闲进入闭关阶段，近年来却滋生了一个坏脾气，不带点儿情绪不发点儿牢骚便写不出东西。有一弊则有一利，带着坏脾气往下蹬着写却越写越顺畅，写完了意平气顺，再将过头话删一删改一改然后交稿，接到稿子的编辑再删改一些残余的过头话，方能公之于众。

《藏书报》和《中国收藏》，二十年来不离不弃，乃我爬格子三十年来相知相伴始终如一的一报一刊。在纸媒日渐衰落的现今，它俩逆向而行，生机勃勃，我却力不从心，写不动了，用剩下的一点儿力气写下二十年来我们的“文字之交”，字字句句均发自内心。

《上辈子藏书》和《两个父亲的买书》讲的是父亲和岳父与书的故事。两位老人均已离世，父亲去年九月病逝，

享年九十九岁两个月整。明天我要去拿父亲留给我的一些书籍，其中一套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正考虑拿不拿回来，我的小屋实在无力再容纳几百册书了，那些书对于我而言只有纪念意义了。

有书来仪，是美好的感觉，是美好的生活，却是过去式了。

二〇二一年冬

目 录

1. 鲁迅的幽默 / 01
2. 给《永远的张爱玲》加一点注释 / 08
3. 张爱玲：“似乎我从九岁起就开始向编辑先生进攻了” / 22
4. 张爱玲研究中若干个积非成是 / 40
5. 包天笑与杂志界 / 47
6. 简又文和《逸经》杂志 / 60
7. 叶灵凤《读书随笔》札记 / 81
8. 《叶灵凤日记》读后 / 87
9. 丁力（石增祚、荤斋）的朋友圈 / 97
10. 李景慈鬻书易米 / 114
11. 爱读梁又铭的抗战画 / 122
12. 唐大郎诗文里的小掌故 / 132

13. 八十年前武汉一位叫“莲只”的藏书家 / 152
14. 饭局上的沈昌文 / 164
15. 沈昌文，沈公的第二春 / 168
16. 由黄裳先生的笔名说起 / 172
17. “稿费优厚”的《文艺月刊》 / 177
18. 抗战时期文化文学期刊分布略图 / 181
19. 从“石埭壬藏书记”书票说起 / 188
20. 老《电影》杂志里的“五朵金花” / 196
21. 封面画里的古诗词 / 208
22. 《中学生》杂志的新年赠品 / 221
23. 一九五〇年元旦的《大报》 / 227
24. 游走于“鸳鸯”和“通俗”之间的旧派文学 / 232
25. 鸳鸯蝴蝶派杂志经眼录 / 237
26. 留住那一抹侠义江山的魅影 / 256
27. 藏书文化的传承与拓展 258
28. 上辈子藏书 265
29. 两个父亲的买书 275

30. 无悔当年读书 / 281
31. 集攒《大风》杂志三十年 / 285
32. 我与《藏书报》的文字之交 / 291
33. 我与《中国收藏》的文字之交 / 298
34. 谁说我“喜旧厌新”？ / 303
35. 窑洞之花：地下四合院 / 309
36. 凭栏尽日愁无限 / 315
37. “写不进文章的事儿”——读《远书》 / 319
38. 《画见》之我见 / 327
39. 家在太平桥畔 / 332
40. 改变命运的考试 / 338
- 后记 / 345

1

鲁迅的幽默

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林语堂创办了三个倡导幽默小品文风格的刊物：《论语》（1932至1949年）、《人间世》（1934至1935年）、《宇宙风》（1935至1947年）。林语堂开幽默风气之先，却非议满城，尤其是鲁迅，说过不少批评的话，写过不少批评的文章。

在《从讽刺到幽默》里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我想：这便是去年以来，文字上流行了‘幽默’的原因，但其中单是‘为笑笑而笑笑’的自然也不少。然而这情形恐怕是过不长久的，‘幽默’既非国产，中国人也不是长于‘幽默’的人民，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。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，非倾向于对社会的讽刺，即堕入传统的‘说笑话’和‘讨便宜’。”

查北京鲁迅博物馆 1959 年所编《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》内“期刊部分”，《论语》鲁迅收藏了 34 期（内有若干期重复），《人间世》是全份 42 期，《宇宙风》仅 5 期（内有 1 期出版于鲁迅逝世之后）。

这三种杂志，《论语》挨鲁迅批评最多，虽然鲁迅给《论语》写了六七篇稿子；《宇宙风》鲁迅似乎“不予理会”；对于《人间世》，鲁迅的态度：“《人间世》我真不解何苦为此，大约未必能久，倘有被麻醉者，亦不足惜也。”（1934 年 5 月 10 日致台静农）三种杂志，陶亢德均深度参与，通过鲁迅给陶亢德的十几通信，大致可以了解鲁迅以真幽默对付伪幽默的态度和技巧。

1933 年 10 月 23 日鲁迅回复陶亢德的邀稿：“惠函谨悉。我并非全不赞成《论语》的态度，只是其中有一二位作者的作品，我看来有些无聊。……现在和《论语》关系尚不深，最好是不再漩进去，因为我其实不能幽默，动辄开罪于人，容易闹出麻烦，彼此都不便也。”

1934 年 5 月 18 日鲁迅更明确地告诉陶亢德：“《论语》

虽先生所编，但究属盛家赘婿商品，故殊不愿与之太有瓜葛也。”

幽默常常被当作“开玩笑”的同义词，实则两者大有不同，幽默往往表现在文字上，开玩笑则常常表现在谈吐上。生活里有的人开得起玩笑，多数人是开不起的。张爱玲写过这路人：“世钧觉得他大可不必开这种玩笑，而且翠芝这人是一点幽默感也没有的，你去逗着她玩，她不要认真起来才好。”（《半生缘》）

鲁迅半幽默半玩笑地嘲讽过多次邵洵美：“最好是有富岳家、有阔太太，用陪嫁钱，作文学资本，笑骂随他笑骂，恶作我自印之。”（《登龙术拾遗》）“譬如吧，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，因为祖上的阴功（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），得了一所大宅子，且不问他是骗来的，抢来的，或合法继承的，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。”（《拿来主义》）

邵洵美幽怨地说：“鲁迅先生似乎批评我的文章不好，但是始终没有说出不好在什么地方。假使我的文章不值得谈，那么，为什么总又谈着我的钱呢？鲁迅先生在文学刊物

上不谈文章而谈人家的钱，是一种什么作用呢？”在鲁迅和邵洵美的笔墨官司里，幽默和开玩笑似乎均用错了地方。

用错地方的幽默有如鲁迅所言“动辄开罪于人，容易闹出麻烦”。1934年3月29日鲁迅回复陶亢德信里有这么两段：“以肖像示青年，却滋笑柄，乞免之，幸甚幸甚。”“《论语》久未得见，但请先生勿促其见惠，因倘欲阅读，可自购致也。”看似很平常的话，却大可玩味。

第一段显示了鲁迅的先见之明，林语堂、陶亢德筹办《人间世》拟每期登作家像一幅，特向鲁迅请赐，鲁迅婉拒之。果然《人间世》第一期便闹出了“五十自寿诗”风波。第二段的意思很明确，“想读的话我自己会花钱去买”。

陶亢德仍旧给鲁迅寄送《论语》，那时的邮递速度真快，两天后，4月1日鲁迅致陶亢德再度表明态度：“《论语》顷收到一本，是三十八期，即读一过。倘蒙谅其直言，则我以为内容实非幽默，文多平平，甚者且堕入油滑。……然中国之所谓幽默，往往尚不脱《笑林广记》式，真是无可奈何。小品文前途虑亦未必坦荡，然亦只能姑试

之耳。”“照相仅有去年所摄者，倘为先生个人所需，而不用于刊物，当奉呈也。”

十几天之后，同样意思的话，鲁迅又幽了“幽默大师”林语堂一默：“弟向来厚于私而薄于公，前之不欲以照片奉呈，正因并‘非私人请托’，而有公诸读者之虑故。近来思想倒退，闻‘作家’之名，颇觉头痛。又久不弄笔，实亦不符；而且示众以后，识者骤增，于逛马路，进饭馆之类，殊多不便。”（1934年4月15日致林语堂）

鲁迅不愿意将照片公开在刊物上，也不愿意在家里做客。1933年11月13日鲁迅致陶亢德信里称：“我在寓里不见客，此非他，因既见一客，后来势必至于非广见众客不可，将没有工夫偷懒也。”

黄萍荪所撰《雪夜访鲁迅翁记》乃向壁虚构之作，但是黄萍荪也说出了刊物编者的初衷：“作为一个杂志的编辑，约稿乃其天职，特别是名家的。在这一方面，我有一股牛皮筋似的韧性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（犹忆少年时谈恋爱还无此劲头），大有不达目的，誓不罢休之概；故先生曰